詩纘緒

三

遺風而不改其舊一見衰微有以強盛之勢利鼓舞之則其衽金革之氣不能自已於是勇往相從顯言無忌而不知其不可矣嗚呼為民上者可不謹其所以導民之術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此當云興而又比例見漢廣諸篇前興後比各取一

物此篇後比仍用上所興物更發一義而極言之又前興後比之一體非工於歌詠不能也

上再歎椒下又歎其條之遠則實益多之意自見此雖六字而有餘味且者歎辭也既亟只且其樂只且亦皆歎辭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

弟又次宗族然後及于朋友他人也施之得其序然後無愧於己無悖於理而人之親己者亦得盡其情若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則謂之悖理矣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謂之悖德矣人亦豈能親己哉今其人先言不如我同父同父不可得則莫如我同姓同姓又不可得然後求助於行路之人則為之朋友者可知矣故此詩不如我同父同姓之語其義正其情哀其意若以是心而求助夫豈患人之不相親相助哉盖

當此之時先王之教猶有存者焉故其言有序而於
理無悖如此　後四句不易其辭重其求助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
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毛傳曰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究究猶居居箋曰云云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
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集傳曰未詳又曰此詩不知
所謂不敢强解今以爾雅毛鄭諸儒之說仍備于前

庶見此詩非無解者而集傳不敢强解則繼是解者可以無容喙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國風之言王者有四焉邶北門衛伯兮唐鴇羽秦無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案此篇永樂大典存無解）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
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
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此所謂秦君未知為何君秦仲為附庸之君其詩未
必見采襄公為諸侯之君然後太師乃采其詩歟秦

一言之鼓瑟鼓簧樂之常用故再言之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
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前篇稱君子此篇稱公公非附庸之君所得稱秦其
已爲諸侯乎媚子從狩尤不足稱而誇美之亦以其
始有故也此此篇序田獵雖止三章而始中終之事皆
備序事之法也以車載犬傳記不載惟韓公畫記言

騎載犬則此詩所言虞人翼獸周之制也載獫歇驕

其戎俗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微曲折隨意形容各盡其制隨韻長短各諧其聲參差錯雜各得其詞而于君子之敵王所愾者又能極情思念而皆合于義焉蓋是時西都雖已陷戎而先王之遺澤二南之餘風草蟲汝墳殷雷之正義猶有隱然於人心者故小戎無衣之形於歌詠亦不自知其適于義特昔為和平之音而今則變為剛烈之氣耳故嘗以為秦襄公有周八百里之地雖曰習戎攻伐專尚勇力而實藉先王之德澤在人心而得以成

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白露言其時耳因下文言水故以見其時之水盛非以詠水也之字指伊人二在字皆指伊人所在也道阻且長固不可至中央則近矣又坐見伊人在彼而已其求而不可得之意自見於言外所以為善詠傳謂不知其何所指者懲穿鑿戒傅會也他云未詳或云不知何謂之類意同此此詩三章一意無淺

故國人美之之意雖與車鄰駟驖同而其所稱願視
前顧其鼓瑟為樂稱其載犬以獵者其氣象不侔矣
蓋秦君袪戎立國以漸而得中國人君之體故諸詩
先後之序如此而此詩所言為先王法服有人君體
貌得頌禱遺意其所以致是者雖秦俗已不純而文
武之道未盡墜豈無或識其小者哉此詩最可見也
今之讀秦風者但以秦視秦君而不以西周視秦人
則見秦而不見周使先王累葉之澤欿然而斬豈不

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此詩分三良為三章所興各從三良之字易之以叶韻無所取義也前篇秦人見秦君之法服猶有喜幸之意至穆公之變於夷康公從父亂命擅制殺人而又殺其良先王之遺俗盡於此乎觀此詩三良固可哀也而秦亦可哀矣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篇永樂大典缺卷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詩有首句中用一字而即見全篇之意者此詩是也惟用一湯字而下文所詠之歌舞皆非其正可知宛丘上下無定所也無冬無夏無定時也有情無望寫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作此詩者以為男子與女子皆可東門宛丘南方原市非一所矣子仲稱氏非賤者也越以衆往非一人矣既擇善旦又擇善旦言無常時但遇好日則會也既婆娑於彼又婆娑於此歌舞之餘又贈椒以交情好則聚會未已也績麻為女子本業今不以本業為務而以歌舞為樂故特喜其能棄業而來會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楚俗尤甚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身之所居心之所樂若是其薄也而曰可以且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而曰豈必其人之寡欲無求如此宜
其隱居而有以自樂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陳男女之會皆為歌舞故此詩首曰晤歌後章曰語曰言皆歌以及之耳彼美為誰家之人淑姬又必非賤者之女而與之晤歌又且以為可亦若池之可以漚麻漚菅然曾不知其不可也陳風之不美可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此只言其負期耳而所託之興所見之景有足詠歌

者凡詩欲吟哦上下諷詠者能於短章而有得焉斯可以觀大篇長章矣如此篇不必為男女期會只以章句諷詠自有意味不可以短章忽易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夫也不知何所指不良不知其何事人有惡常謂人不知故為之不已人既知之則當改矣而不改者蓋

佼人懰兮舒慢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因月出而感興思美人而不見為之勞心而不自已故三章一意惟變文叶韻以致再三之詠蓋作者亦欲詠歌以盡己意豈特讀詩者當吟哦諷詠哉傳謂男女相悅佼人男女皆可通稱東萊謂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愚謂安知非作者喜為是聱牙語歟司馬揚雄賦中連綿亦多聱牙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君臣之事不可言惟首以胡為乎發問下以匪適答之而皆謂其從夏南則其往株林之故不言而言矣下章止言駕馬乘駒舍止飲食無往不在株林不復言從夏南而此意自可知故此詩既得婉曲譏刺之體尤得作詩省文之法不特從其子之言為忠厚也陳與楚鄰楚之猾夏最春秋之所惡而啓楚者

陳實為之使陳君臣不淫夏徵舒不為弒逆楚莊安得假此大義以誅大逆而入夏受盟乎春秋予楚辰陵而詩罪陳於株林聖人謹華夷致懲戒之意尤於詩可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八

元 劉玉汝 撰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逍遥翺翔互見以朝在堂亦互見專舉羔裘亦兼見狐裘逍遥翺翔見其不自强如膏有曜見其好潔耳

如言萇楚則無知已則有知而憂萇楚則無家無室已則有家室而累詩之所言者全只是萇楚耳已之有知有家室之意猶在所言之後故曰全篇興或曰如此則當為比曰取物為比則全不言所事曰比今以彼之無知無家興此之有知有室所興之物與所詠之事相應不得以為比故曰全篇興家室皆累而累心為重故先言無知枝華實以有一為實見遂取以詠蓋華實非同時與桃夭黍離同興之體也

而為俗故觀人情而後民俗可知觀民俗而後風化
可驗七月一詩欲以民俗見風化以人情見民俗故
每章推舉民事而必以人情終之七月流火三之日
于耜先時而豫也授衣舉趾同饁及時而勤也豫而
勤者民俗之厚也無衣卒歲見一已之情同我婦子
見一家之情至喜見上下之情田畯之至惟有喜之
而已民自用力不待督責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
段言食之始首章有此體也首章總言後章至末章

秋因魯史用周正而書之然當時魯晉史官多言夏
正夫子未嘗見譏杞國猶存夏時夫子見取而詩三
百篇周詩皆用夏正夫子亦未嘗見刪也呂氏所謂
周特舉而迭用於此尤為可證夫三正通行遠稽唐
虞近考夏商猶皆用之況周監二代者乎周有天下
頒歷授時雖尊一代之正朔然周官法度王朝典禮
猶兼三正況諸侯乎又況豳當夏商之時處遠僻之
地用子紀候夫何疑乎又況七月之詩兼用三正而

春酒之春夏正建寅之春也篇中言春者三載陽遲遲皆為二月之春則春酒為夏正之春可知謂之春酒者至春而成也以介眉壽豐於老者之情食我農夫儉於少者之情隨時用物而有節可互見焉

築納既同治田之終事入執宮功治室之始事未及乘屋之終又思播穀之始所謂始終農事者如此此篇皆見農事憂勤艱難而此章尤見其極耳見始終之意呂氏之説盡之納稼無麥此統言農事之終故

籥鼓見豳樂之器擊吹見豳樂之聲逆暑迎寒祈年國蜡見豳詩之用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而又用之於祭祀皆周公制作時所定也當此之詩謂之豳末有諸國之變風而列於二南之後正雅之前者體同國風而用同雅頌故也其體則大師辨之其用則籥師掌之瞽矇誦之其重如此豈變風諸詩徒存肄而備觀省者所可同哉此豳詩之用最為可據者若作者之意則所言至近而所包甚廣非聖人不能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

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揺予維音嘵嘵

詩有全篇興有全篇比此篇只為鳥言呼告鴟鴞之

詞全不説出所事故曰全篇比與螽斯伐柯同鴟鴞

比武庚子比管蔡室比王室恩勤鬻閔比情愛篤厚

次章比已預備患難三章比已勤勞皆前日事末章
予室翹翹以比今日事維音以比作詩此篇見周公
之心忠於王室用力極勤成王天資極高受教日久
服除難平而學問益進故一見公詩即知公意雖公
未即歸輔已而亦不敢誚公又適當雷風之變啟金
縢之書遂感泣謂周公嘗以身代武王之病則小子
親往迎之以歸禮亦宜也遂出郊而迎周公焉說見
後　鄭箋引書以辟爲避居于東蔡氏釋書取之蔡

辭費集傳平易明白真可以見天地聖人之情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用二事正說覆說以比一事而一事之二意備見又是比之一體非傳則此意不明蓋舊說以之子指周公與九罭同故其說牽強今以之子指妻為比比體既定而詩意渙然矣或疑同牢之禮無籩豆此以詞害意也

致辟之事止書二叔之流言畧無成王疑公之意惟
下文書誚公書問諸史有若疑者書王執書以泣有
若渙然疑釋者數語不明遂啟傳會後儒又不順考
經文深究其旨乃輕信不經之言誤解金縢之書遂
使周公之心不白於後世成王之德終累於千載豈
不惜哉故愚於金縢嘗備論之亦復存其畧於此以
待博雅者去取之
竊謂疑字當作野字蓋咏周公不無見疑之意只言

鹿鳴燕享本欲以通上下之情洽賓主之樂然所求乎嘉賓者惟在於言行而已惟君子有言教有身教言教不如身教之入人深故首章言所以燕賓者欲其以言教我也次章言君子有身教不待言語而示我者深故致其殷勤欲賓燕飲而且敖游焉末則止言燕飲厚致殷勤而欲以樂君子之心蓋心者身之主言之所由出也既能得其心之樂則言教身教自然無已矣夫燕樂而欲樂君子之心君子之心所以

以伐木興鳥鳴取辭意相應後章用首章興不必與下文相關詩之體也東山皆以四句賦發辭體與此同相彼者觸物而有感於外矧伊者反已而有動於中猶者相形之辭以彼形此以見已求友之本心朋友以義合以信交人能篤信義則神聽之而和平所以質諸神者欲朋友知已好友之誠意和平謂神和平和平屬神小明神之聽之之下言以女介爾皆指神則此和平亦指神何疑聲字重韻為韻

朋友有父執先輩有同儕後輩酒美牲肥致潔盛陳待尊者之禮也寧彼適不来而無以不召致咎待尊者之情也酒多罷設待同儕之禮也恐以小節致慼而欲不計有無但及閒暇而與歡飲待同儕之情也葢雖皆欲盡其先施之道然待尊卑有宜處隆殺有等制厚薄有節文無不具而情無不至義無不逮而禮無不厚此所以能致己之情樂友朋之心而無愧于神明也燕朋友無不欲其来而曰寧適不来豈逆

其不來而偽召之乎蓋設言其來耳古人無閑暇飲酒之禮又沽酒聖人不食今云然者亦設言之耳且上言釃酒而下言無酒其設言可知蓋欲致其先施之意故其言如此首章統言求友後二章分言燕友而下文不相對蓋末兼結意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歐陽公言天保其辭重複蓋人臣報君無以措其意
則惟稱願其獲福而已然其意已至而猶以為未至
是以其辭繁複而不能已此報君之至情也今考其

辭既曰保曰定而又曰孔固單厚曰除曰多益曰庶
曰戩穀曰無不宜曰有曰遐曰日不足曰興曰方至
曰增曰萬曰無疆曰多曰徧爲曰恒曰升曰不騫不
崩曰茂曰承言保定爾俾爾者各三言降爾卜爾詒
爾者各一言何不一言莫不無不者三言如者九言福
者三言壽者二而又曰祿曰德其繁複亦至矣然意
有序而不亂辭相變而不齊故雖繁複而不覺善於
咏者也君尊也其能予君以福者惟天惟祖宗而已

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
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
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
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
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
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者所當行采薇言豈敢言豈不或戰或守無必定之
計出車言戰勝執獲而還之事彼遣此勞言不相應
竊疑出車為勞南仲之詩其後乃移而為勞還之常
用耳又疑遣戍乃每歲常制不必常遣大將又不必
皆天子親命也出車乃因玁狁內侵踰越城邑其勢
甚急故天子親命大將特往城築而驅逐之乘勝西
伐而還又守備四夷不命之方伯連帥而王畿之民
往任戍邊意者周西邊戎北則邊玁狁其地無方伯

攘伐玁狁之事首言王命見王命將之重繼言命我
見大將傳命令衆之嚴終言于襄見功成之赫赫稱
贊而歸美之也此章備見此篇所詠軍事之本末蓋
詩有首章即見詩意者采薇是也中篇方見者此篇
是也有末章乃見者采芑是也
四章亦為將帥自言其往來之所遭其歲月雖可與
采薇相合然此乃南仲出師往還之歲月不必合采
薇而論之可也以簡書為戒命則將帥皆可言以為

臨遣策命則必大將重事乃有之非常典所用也

五章為將帥家人言之召南草蟲有此語亦大夫妻之詩也

末章又為將帥至家之言蓋前章為將帥家人言將帥未歸之由由伐西戎而未歸也此為將帥自言至家和樂之由由玁狁夷故歸而樂也然赫赫之詞皆歸功於南仲故曰此勞南仲之詩而偏裨副貳之將帥皆在其中則受是勞者其有不感悅者乎二詩皆

首言往末言還敘事相似蓋詩有起結自然之體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前二章首四句是追述其在戍時歎已久役而傷悲

近而將至其喜為何如不言既歸而既歸之喜可知矣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愚謂傳言所薦之羞下當有以起興三字不然則賦

來思君子有酒嘉賔式燕又思

魚既嘉矣又罩汕不一而皆得之有樂意故以興樂衎綏之謂賔樂而心安於我忘其孰為賔孰為主而心與之一此樂之至也又思以見至誠有加而無已蓋雖不復言樂而欲賔樂無窮之意亦隱然於其中主人意欲樂賔而工道主意言賔樂至於相安則至矣而又道其無已之誠是猶以主人樂賔之意為未至也可謂善於道人之意者矣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詩人先有一再歎咏君子之意故托興亦以二山二

為民父母之令聞不已也此君子之德實也然先言
基言光而後及此者先虛後實咏歌優游之體也且
詩凡五章皆言德壽此章居中專言德而不言壽意
可知矣後二章變其文而進其意前二章先德後壽
後二章先壽後德前曰無期無疆後兩曰遐不言已
壽而益壽也茂指德之在今日者後指德之在後人
者言德音不已於今者益茂而後又不已也首先稱
德而末又專歸重於德蓋尊賓者尊其德齒而德尤

口體之奉耳烏足尚哉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既見而此心輸寫如此則未見而想慕何如也燕笑

為龍為光言諸侯之來足為天子之輝光褒美之也
其德頌之也壽考祝之也不爽因頌其德而以不爽
為戒不忘謂人不能忘觀烈文可見因祝其壽而以
不忘為勸也
孔燕豈言燕飲燕樂豈弟謂德將無醉兄弟凡同氣
同宗同為列國同時朝會燕饗者皆兄弟也此必有
諸侯同在燕席者故以家人之兄弟美之舉親以包
疎也豈豈不爽不忘言故樂此章褒美頌禱勸戒與

愛為主禮以敬為主禮勝則離故首言不醉無歸以致其相愛之情樂勝則流故次言載考以致其相敬之禮情欲洽而禮欲成夜飲之本意也故於首次二章言之先情後禮者禮以情而行燕以樂為主也

德兼內外以顯允為備言顯於外而實於中故顯允之人其德無不令者儀主容貌以和易為美言和易在中而形于外故豈弟之人其儀無不令者德即德將無醉之德儀即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之儀燕久則

燕饗中一事故曰後章止申述以致再三殷勤之情而已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首章為興蓋以莪之在彼興我之有此言莪則盛而在彼中阿我見君子則樂而有此禮儀儀謂燕飲之

際祭祀朝會田獵燕饗務農講武之典略備于正雅之中而一代之盛治為可考說者不必曲說而辭意自明白豈不韙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

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首舉六月中含數意一紀出兵之時二表用兵之急三見不得已四見事關匡正之大也王國謂中國也

匡正中外之分也與一匡天下之匡同

次章承首章載服用急之意而言四驪見雖急而馬有餘練有素馬閑服成於本月見雖急而應變從事之敏速于三十里見雖急而行止之有常度皆承用急而言兩言王命出征皆暗指大將

三章言軍容盛大故可以建大功武事嚴敬故足以定王國王國定而中外分定矣亦暗指將帥

前章言孔熾而不言所以熾言伐而不言伐之所在暗言將帥而不言將帥之為誰至四章方明言其深

高烝民之作見吉甫之文六月所詠見吉甫之武吉甫作者也美吉甫者亦必作者也而當時有其人焉則韓奕江漢諸詩序以為吉甫所作者傳安得無疑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

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此詩以采芑起興而于田于畆有耕者不變之意于此中鄉有與民雜居軍無私馬之意賦其事以起興

美也孟子云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東萊謂見上下之情者此篇最可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篇興比之例最為明白可以類其餘　三章皆以劬勞言劬勞于野真可憐之劬勞也所謂劬劬勞惟在

于此雖則劬勞不敢辭劬勞也蓋勞于築室乃所以為安也作歌出於劬勞不敢忘劬勞也其究安宅無復劬勞矣故追述安宅以前事而歌之於安宅之後所以始終劬勞之意也然歌聲可聞也歌辭未易通也而況所以歌之意非哲人其孰能知之哉築室必以築垣言者作室任匠築垣役衆以役衆之最勞者言以見其成

此詩與前都人士篇先後相應前日萬民離散已不

如何問辭至止者想其將至其實未至也將將尚遠
噦噦漸近觀旂則既至矣然皆想辭非真見真聞也
所以見其勤此詩見王既勤於政而於諸侯猶有拳
拳晉接之情故於君子之朝也想見之尤至待遠者
既如此則近者可知曰聲曰觀皆想聞想見者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
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

矣能敬者我則反諸已而自修焉盖念有思患預防之慮而敬則謹身遠害之要也念而能敬斯可免於亂世矣不然則雖念之至憂之深亦何益哉憂人而及其親反已而一於敬念亂而憂莫善於此矣

末章六句毛鄭以前已脫兩句今首句猶可知次句不可知矣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于九

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陳善納誨或於君或於友不可知也不直言明告而託物為比者物顯理隱即物觀理而易曉也誠不可揜者知其存誠也理無定在者欲其窮理也愛當知惡憎當知善者欲其正心修身也所以知為正心修身者大學以忿懥好樂為正心以愛知其惡惡知其美為修身也程子言先立誠意以格之朱子言存心

而後能致知故彼存誠在窮理之前又言致知而後能力行故此正心修身在窮理之後朱子又嘗言窮理修身斯學之大即此意也輔氏之說非也由是四者謂四物天下之理謂四事　程子之說乃憎知其美之意但傳則處常之事程子則處變之事至曰義理生道德成則皆指身心而言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

為輕故雖再言而意猶緩尸饔者母也親為重故雖一言而情則切矣其曰亶不聽切責之也而仍曰胡以繼之所以終致其婉曲之情而欲其聽之也怨而不怒此之謂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賢者將去而欲留之辭至于一再則其意已勤矣既而知其勢之不可羈志之不可奪也則多方百計以留之故思其來則欲縻以好爵庶乎其鑒禮賢之意而或可縻也萬一不可縻則但得其去之意少緩斯亦足矣故又欲其慎之勉之庶乎其去國遲遲忘世不果而可少淹也蓋謀所以留之計靡不至而後出此是以雖好爵不足縻而不自知雖其志不遂而不

之恤其意蓋甚苦矣末章則賢者已去而在空谷矣
然其人雖親勞賤之事而實有如玉之德使人愛惜
而想慕之故雖其跡之已遠而猶望其音問之相聞
云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
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
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

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與前詩不同此人以貧故而依昏姻此昏姻所當念者而不見收恤此婚姻之薄也所謂不婣之刑正為此等設也然之人也不謂其以貧見厭止言其以新舊而異故見責人忠厚之意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三百九十言所成之多濈濈濕濕言所養之充孔子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角濈耳濕非茁壯乎其長固未已也詩人深得物理而巧於形狀如此

或降六句承上文牛羊言牛羊隨所在而適其性牧者從所適以順其性三十維物專以色言若牲則色有騂黝白㹀之等角有繭栗握尺之等而體必博大肥腯而後可為牲也具言其可為牲者無不有也用牲以祭祀為大

爾牧來思承上文爾牧而言不特持雨具齎餱糧而

惟其為掌牧之官故有以感天地陰陽之氣而夢而夢必有驗也況首言爾牧末言牧官斯見牧事之成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

耳緩辭而畧責之未迫切也

次章即明言尹之不平不平即尹之病根也一辭已

盡其實又言天怒民怨而莫知懲則直辭而切責之

矣次第而言詩之法也

三章承上章不平之説而告之以當平也

四章以王委任尹尹委任小人言尹使庶民弗信已

不可况罔天子而可乎若能平其心而退小人遠姻

婭則小人無由進而天下猶不至於危殆其曰勿曰

無猶有戒之之意焉

鞠訩大戾即前卒斬薦瘥等也言尹若能平其心必躬必親式夷式已則禍或可止也猶有告戒勸勉之意焉

六章又據今喪亂靡定而言其日甚使人憂之然誰秉國成而不自為政乎言平其心以為政是在我而已初無難事也盖猶敎之以此欲其自反而自得之也此詩雖譏刺甚切而告戒亦至盖家父大夫也故

哉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
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
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
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
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

搖動人心禍亂將起於不測知者憂禍於將萌而為之成病矣

次章言生値訛言之時已憂而衆不然是以反為所侮

三章述已之憂民將因虜而國將危亡也

四章言民方困而天未定天若有定固能勝人然今上帝誰憎而未定耶蓋當未定之時而望其有定甚切也傳謂天非有所憎其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若

且及于我乎是以使我跼蹐如此即前所謂是以有
侮者也作詩者為大夫故有當言者不得已也
七章承上章言人之肆毒我者乃天欲扤我也蓋不
特斯人雖昔嘗求我而不可得者今亦不能用其力
即所謂念我獨兮者也
八章乃言天變民訛國危民困之由皆由于褒姒此
為可憂之大者故先言憂心以發之全盡為滅半滅
為威言將威也燎之方揚或曰興也此當曰賦又興

后夫人死而謚如曰文姜哀姜妾止稱國姓褒姒如
稱齊姜宋子雖生存亦以是稱
愚謂九章十章忽取物為比而欲其無棄賢臣與前
章意既不屬于本章詞亦不類蓋上兩章方説褒姒
不應遽舍而他説竊謂輔猶助也妻為内助内輔車
輔正可為比疑此謂申后也内寵並后亂之本也褒
姒賤故明言之申后尊貴故取比隱言之言王能毋
棄嫡后數親賢臣則不特不傾覆載且可同濟艱險

矣輻以比王之所行員輻言相其內行也以僕比賢

臣屢顧言數視顧問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

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
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
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
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
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
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前二章言日食之變甚大繼言不特日食而災異疊

見尤可懼而王不懲

日食由不用善人所致王不能懲方且外任大臣內寵豔妻而未已也觀方處二字可見

抑此而下專責皇父蓋皇父尤專而貪故已受害如此

上章不時不謀而毀人居里則有車馬而徂向者其害可知矣此言皇父貪而自私上不顧王下不恤衆不特已受其害也

底止故有以兆易姓之禍莫知我勩去者不知留者
勞苦也莫肯夙夜言在公之大夫但知避灾害而去
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言諸侯無朝見而來者惟已獨
畱此詩所以作也
敬兼信與畏言人有辟言而不信則行無所底故當
各敬爾身能敬其身則辟言所當相畏若不相畏是
不畏天也葢將見其去而先欲其聽已言也
莫肯用訊即莫肯夙夜之意人有辟言而已不信是

無言不疾諒其懼禍之情誰從作爾室破其拒我之
辭以庶幾其復返也詩人可謂忠君愛友之道兼盡
矣吁當時之大夫君子邦君諸侯不若一暬御者多
矣聞其言者能無愧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
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
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
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
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
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詩有起詞然後入事蓋詩體如是自然之法也傳以
此章之語為相戒之端詩體便可見矣兄弟相戒而

故當用善教之則無不可使似己也
四章而下復承前說而申致戒端言兄弟和平患難無不相須何可使日月虛度和平不及共樂患難不及相恤以詒無窮之悔以貽父母之羞故當勤夙夜以無忝父母則所以處亂世者宜無不盡矣此申述首章念二人之意
五章申第二章第三章之意言彼醉酒而至于淫刑矣彼醉酒吾猶當敬況淫刑而及於鰥寡矣而可不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髙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首章言已得罪於天而不知以何罪蓋自傷之辭云如之何自歎已無以處此蓋共子職而怨不可親之過大而不怨亦不可故傷其無以自處以起後章次章猶不忍言惟反覆述其悲傷而不及乎他蓋孝

子不忍遽言又詩體貴優柔也

三章方說父然止說已無瞻依無屬離而歎已不時

而已

四章言已無瞻依如舟流五章言已無屬離如壞木

皆無怨懟父母之辭皆無怨其見棄逐之意傳於二

章言猶見棄逐者蓋詩本為棄逐而作故傳以作詩

本意於此言之然詳其辭意不過承前申言已無瞻

依屬離而極道其憂傷而已孟子所謂涕泣道之者

末章亦為母言告王而本其初致亂之由耳屬於垣謂褒姒之黨末又為母言告褒姒戒其無居我之處無任我之事既又為母自嘆而為絕望之辭以寬褒姒之讒妬庶幾王之或悟母子之猶可保也故以此而終篇焉谷風去婦告新昏亦用此四句